

江南文采出评弹

朱栋霖

—《中国苏州评弹》序言

苏州评弹，是苏州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。

苏州，这方软水温土，千百年来流溢着多少风流、潇洒、雅致、温情，养育出多少文化的精灵。太湖烟波浩渺，水巷清流浸润，孕育了苏州的明净、柔美、灵秀和智慧。水，是苏州的生命，是吴文化的魂魄，她造就了苏州风物清嘉，人文灵慧。那昆曲典雅幽婉，舞姿柔媚摇曳，园林雅丽精致，吴歌绵长情深。还有丝绸织锦溢彩流光，刺绣革丝丝丝传神，盆景年画如诗似梦，苏扇苏灯玲珑剔透，工艺雕刻巧夺天工，灯彩乐器技艺卓绝。更有历代文人雅士，他们寄情吴山苏水，啸傲朗月清风，或吟颂诗文，或虚构小说，或结撰剧作，或挥毫泼彩，奉献出许多名篇佳构、墨宝丹青。而那才女淑媛，更留下缕缕幽香。明清之际臻于成熟完美的吴文化，淋漓尽致地焕发着流光溢彩、玉软香温。

评弹，就孕育和成长于这样丰蕴的吴文化环境中。两百年多前，清代乾隆年间，昆剧渐见式微，评弹勃然兴盛。诞生于苏州、为苏州带来无上荣耀的昆曲，在称雄剧坛三百年后开始淡出中国舞台中心。就在这时，王周士“御前弹唱”，苏州评弹崭露头角。评弹源起于宋元时的民间讲唱。宋代“说话”就有烟粉灵怪传奇公安扑刀和讲史等分科之盛，陆游诗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”就记叙了南宋江南民间盲人鼓词“作场”讲唱古人的风俗。清代，在苏州一带孕育、流传了数百年的民间评弹，吸吮足了吴文化的滋养，以一种新的艺术向世人嫣然展开迷人的新姿。这不是偶然。苏州总是以她丰厚的文化积累不断地奉献出自己独创的艺术精灵。评弹起于瓦肆，但是她的文化底蕴、艺术渊源深厚丰满。她有苏州文人雅士诗文的滋润，有一批文人参与创作，有“三言两拍”、《海上花列传》等吴语通俗小说的艺术经验，有昆剧传奇的示范，有昆曲音乐的借鉴，有民间山歌小调的灵感，更蕴含着江南清流曲水的魂魄，“吴头楚尾水乡情，江左文采出评弹”，

海外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苏州评弹，确实道出了评弹的江南文化底蕴。

吴文化的滋养，决定了苏州评弹的文化品格和美学特征：雅与细。在明清时期形成显著特色的吴文化，主要是文人雅士文化，是显示中国传统文人雅士文化建构和美学追求的文化。明清两代，吴中文人雅士的文化、美学追求，引领当时的时代潮流，决定了吴文化的文化、美学特征。试看无论昆曲、亭园、绘画、书法、刺绣、织锦、种种工艺，无不以雅与细为其艺术追求的目标。评弹的雅，是风雅、优雅、文雅之雅，也是“俗中见雅”之雅。评弹本是民间通俗艺术，江南城乡茶馆、街头大小广场，随处都有说书先生在弹唱故事。说书先生都来自市民社会，他们熟悉市民生活、习俗、心理、语言，他们以通俗语言、手法讲述《三笑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玉蜻蜓》等通俗故事，意在消遣娱乐。但是苏州评弹面对的江南听客，不同于其他地域的。虽然评弹听客不一定是文化人，大多是普通市民，但是他们生存在吴地，受到吴文化的熏陶，受到种种艺术感染。他们不俗，他们欣赏点雅趣，欣赏丝丝入扣的细致，书品粗俗庸俗为老听客、知音所不取。创作者与听客共同引导着苏州评弹向雅致方面发展，使评弹这一大众通俗艺术于俗中见雅，追求细致，曲径通幽。这就是文化的品位。吴文化远离庙堂文化，它不是政治色彩强烈的文化，它趋于世俗化，人性化，人情味，雅中融俗，是吴文化的一个特点。苏州评弹讲述才子佳人的风流雅事、风趣故事，风情雅事需要雅致、细致地去雕琢。于是，有《珍珠塔》大量唱词中那活泼丰富、多姿多彩、异乎寻常的修辞手段，有徐云志《三笑》的轻松幽默、妙语连珠、优雅从容，有周玉泉、蒋月泉《玉蜻蜓》的简练含蓄、细致传情，有黄异庵《西厢》的文学再创造，有杨振雄发展于后的成功，还有陈灵犀对《白蛇传》、《玉蜻蜓》的文学加工。

评弹俗中见雅的文化品格，来源于雅俗兼融的文学性。而评弹艺术的细致，更得力于深厚的文学功力。苏州本就是一块文学和文化的宝地，而评弹在他的发展过程中，又有许多文人参与其创作，像陆澹安、朱寄庵、朱兰庵（姚民哀）、平襟亚、陈灵犀，提高了评弹的文学品位。苏州评弹从她的文化母体汲取滋养，具备了充沛丰厚的文学魅力。

我认为，苏州评弹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，应该用“杰出”两字来评价，而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“优秀”、“出色”。这一点，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。回顾我从小听评弹，近二十年来专事文学、戏剧研究，愈显发现评弹的文学价值，堪称“杰出”。每一部长篇弹词、评话，都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，它在长篇的情节结构、悬

念设置、戏剧性提炼、人物塑造、心理刻画、对话艺术、语言叙述等方面的文学成就，毫不逊色于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的长篇小说。一部长篇书目能连续数月吸引听众的，正是它绝妙的语言艺术的魅力。

评弹艺术家们对评弹语言，也就是吴语文学，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创造。说书人吸收了大量鲜活的生活语言，小街细巷、深深庭院、茶馆酒楼、闹市码头，各种人物口头说着鲜活独特的吴语方言。吴方言所特具的幽默、轻松、微妙、传情，各种比喻、俏皮话、歇后语、双关语，都被评弹艺人运用得出神入化。。艺术家们熟悉这些语言的特殊的意蕴与丰富的表现力，组成书中的表与白，表白，官白、私白、咕白、衬白、托白。苏州评弹“六白”融合成评弹的叙述语言与角色语言。评弹的叙述方式，不仅是如布莱希特所说的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跳进跳出，在演员与角色之间还有不同的空间，还有种种已跳未跳的叙述地带与角度。评弹的语言叙述系统是灵活多变的，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，不同的叙述视角。如果说书人只用一种叙述方式讲故事，势必使整部书单调平板。正是各种表与白的交替穿插，使叙述方式不断变化，就很好地讲述了故事，也很好地塑造了人物。传统的长篇小说中很少有这样多种叙述方式灵活交织的。许多弹词名家对咕白、衬白、托白的灵活运用，都是评弹独有的叙述方式。而那些自成一派的艺术家的，又形成自创一格的叙述风格。徐云志的优雅从容、轻松幽默的说表，恰好传达出《三笑》的喜剧性风格。周玉泉的醇厚自然，使《玉蜻蜓》人与事更生活化，富有人情味。杨振雄的儒雅潇洒的说表，是《西厢记》的风雅幽默风格的最佳叙述方式。

苏州评弹的文学价值，最令我赞叹的，是对书中角色心理的精细的、深入透彻的刻画。评弹当然要讲故事，但是它是书中人物心理的刻画，展示与发展书中人物的心理，来推动书情发展的。许多长篇弹词并无多少跌宕起伏的传奇情节，如《珍珠塔》、《三笑》、《玉蜻蜓》。评弹艺术家善于抓住一个关键性情节，深挖细抠、精雕细刻，曲径通幽地挖掘出人物的心理活动，让书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心理试探、较量、角逐、冲突起来。还设计出一连串细节，借助细节激发心灵的碰撞与语言的交锋，充满情与趣。这就是让人百听不厌的书情。象《西厢记》中的《琴心》、《闹柬》、《酬柬》，把莺莺心思反反复复的变化、延宕，张生的痴恋，红娘的伶俐，刻画得深细透剔，既合身份有分寸又相当充分。《密室相会》、《庵堂认母》、《婆媳相会》等都把两人的心理挖个透彻。“陈翠娥下堂楼”，已经成为苏州评弹独擅心理刻画、延宕书情的代名词。评弹最能深入人心，因为评弹最通人性，最富人情，人文

内涵十分丰富。评弹艺术家以自己的悟性去体验和想象书中人物的心理，他是真正懂得人，真正懂得人的心理，懂得书坛上怎样的书能抓住听众。

评弹以“说、噱、弹、唱”构成独特的综合艺术，音乐、文学与说表三者互相烘托、融合，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。评弹的流派唱腔代有创新，一代又一代艺人呕心沥血，孜孜以求，自创新腔。至今陈调、蒋调、张调、薛调、杨调、俞调、徐调、祁调、丽调、侯调、琴调、严调、周调、李调、尤调、小飞调等十余种流派唱腔，依然传唱书坛，脍炙人口。像苏州评弹那样有影响的流派唱腔之众多，在各种地方曲艺与戏曲中并不多见。不断创新的评弹艺术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评弹音乐资源，使自己拥有常青的魅力。评弹各具风格的流派唱腔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它们都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音乐，优美、儒雅、宛转、沉静，像江南曲水清流顺畅又轻游慢转，清澈纯净又韵味悠长，也像江南的水令人亲切、亲和，有抒情韵和人情味。它吸收了昆曲苏滩吴歌江南民间小调的江南音乐资源，以一种独具一格的叙述音乐声腔系统形成富有魅力的江南水乡音乐，在中国的音乐系统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。评弹的江南水乡雅韵征服了海内外听众。我曾经在台北新舞台聆听苏沪弹词名家演唱会，全场一千多位台湾听众，不晓吴语，过去对评弹极少接触，但是都被评弹雅韵吸引住了，盛赞苏州评弹是“中国最美的声音”。评弹与昆曲，都是吴文化的音乐结晶。一个地域文化创造出两种独具特色、影响卓著的戏曲、曲艺音乐系统，这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均属罕见。昆曲已被列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，评弹的江南水乡雅韵也具有永远的魅力。

评弹是永远的。《中国苏州评弹》画册形象地展示了苏州评弹令人怀念的历史和令人赞叹的成就。书坛传真，当年盛况，名家风采，幕后花絮，历史遗痕，海外足迹，雪泥鸿爪，发人幽想。六百余幅照片，图文并茂，让人惊喜地发现又一个新的评弹世界，又一次展示了永远的评弹。